

序

緣者，天漠然而付，人漠然而受者也。雖若無因，而忽生枝生葉，生花生果，湊合成樹；又若一絲一縷，有因而不亂者，此其所以為奇，所以為妙，不得不謂之緣，而歸之天也。因思裴航之玉杵瓊漿，崔護之桃花人面；江臯之贈，實出無心；溪水之逢，何嘗有意；紅拂女之憐才而奔，樂昌主之破鏡複合；甚至明妃之奇豔驚人，而青塚埋愁；蔡女之慧才絕世，而胡笳寫恨。憐之而不能生，怨之而不能死，萃之而不能合，拆之而不能離。使非緣出於天，安能一日終身，眼前千里，若呼應之，毫髮不爽耶？由此觀之，則緣非無因，特因之來去甚微，且人之耳目不細，心思不精，不察其來之為來，去之為去，故茫然受領，而謂之無耳。惟有而若無，所以天顛倒之以為奇，仙指示之以為妙，而人疑疑惑惑、驚驚喜喜於奇妙中，而不知奇妙之所在，但睹美影而生歡，聆惡聲而思懼，稍纏綿則相思，略參差則驚怪。究不知緣之作合有如斯；惟不知緣之作合，而緣之作合所以為緣也。每思花天荷浙之書生耳，縱封侯有骨，寤寐有懷，亦未必思倚粵天之長劍，畫閩月之蛾眉，乃畫圖一贈於天台，而夢魂遂飛於東莞，此豈由人哉！至於由廣而閩，由閩而柳園，由柳園而青雲藍玉，直樹之生枝生葉，生花生果，次第而見耳。使此中無緣，而緣不出於天，則自粵而閩，閩不過半途耳，非駐足之地，何心而窺及柳園？既窺柳園，柳園又非郵亭也，豈盤桓之所，又何心想遇青雲？青雲且不可想，何況藍玉？又夢想不到者，乃絲絲縷縷湊合成煙。此緣之所以為妙，天之所以為奇，予所以留連低回而不忍去。心因譜其有因而若無因，以見情之所觸，動人實深；恩之所及，感人殊切；才美之所眷戀，又關人不淺也。惟情動人，恩感人，才美關人，故夢牽菟引，婉轉將迎，幾不知性命死生，又安問緣？惟不問緣，而緣之所以為妙，天之所以為奇。由此論之，緣實有因者也。有因而無據，故不敢謂緣；不敢謂緣，遂並天意而失之；失天意而妄求之，故苟且而貽閩閩之羞，邪野成夫妻之辱，而名教掃地矣。及名教掃地，乃歸罪曰此緣也，豈不冤哉！嗟嗟，緣出於天者也，夫豈不正？特人心不正，委之緣耳！故以此表之，使世知緣未見而畫圖先見，天雖漠然付之，而實有不漠然者在，則緣之為緣可知矣。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。